

漢魂

大將軍韓信傳奇

● 张法荣 著
● 黄山书社

汉魂

——大将军韩信传奇

张法荣著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沙宗复
装帧设计：牛 欣
封面题字：张九龄

汉魂——大将军韩信传奇

张法荣 著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字数：400,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500

ISBN 7-80535-158-9/k·51

定价：6.50元



作者近照

Com 38/07

内 容 提 要

《汉魂——大将军韩信传奇》一书填补了我国小说界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全面再现具有传奇色彩的韩信和秦末汉初农民战争这段历史的空白。

小说自韩信九岁入读写至为吕后所杀，通过对其短暂的一生中三十多个重大事件和私生活的描写，再现了秦末汉初的风土人情，以及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人际风云的壮阔画卷。刻画了韩信不动女色，好学上进，足智多谋，运筹帷幄，身为凡人，却不同凡人的形象。同时对项梁、项羽、刘邦、章邯、萧何、张良、陈平、彭越、曹参、曹咎、项庄、范增、蒯通、酈生、田广、田横等名相、名将、名士，以及刘邦的夫人吕后，韩信的夫人刘艳，萧何的夫人奇娟，陈平的夫人孙五，压寨夫人玉蝉，妓女鲜樱桃、碧桃、河莲、水鲜等众多的少妇、少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既有战前紧锣密鼓的策划、内部的争斗、奸细的刺探，又有神奇的袭击、惨烈的激战，还有夫妻的花前月下、儿女情长、卿卿我我。人物众多，场面浩大，气势磅礴，悬念迭生，一波三折，情节跌宕，激烈处刀光剑影，肉飞血溅，惊心动魄；轻柔处千姿百媚，袅袅娜娜，如水似月。是熔历史的真实和遗闻轶事为一炉，有着《三国演义》场面的壮阔，《水浒》人物形象的生动，《红楼梦》的细腻，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文字生动形象，生活气息浓烈，人物形象丰满，性格各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读来荡气回肠，不忍释卷。

第 一 章

楚王负刍三年（公元前二二五年）深冬的一个下午。

凛冽的北风呜呜地吼叫着，在天地间肆虐，似乎想在短时间内将这个不安宁的世界撕个稀巴烂，然后将碎片扬上灰蒙蒙的天宇，使其四分五裂，永远没有复原的希望。

楚国的淮阴城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在寒风中剧烈地颤抖着。用板筑夯土造成的城墙上的城堞，睁着惊恐的眼睛，等待着被撕碎的命运。城门似乎在瑟缩，城楼翘翘上的响铃胡乱地晃着。吊桥高高吊起，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吱吱咯咯的响声，象是呻吟，又象悲嚎。城门半掩，几个齐膝长襦，披胸腹甲，手持铜标枪的士卒抱肩瑟抖着，不时地跺着双脚，诅咒着这寒冷的天气。城内，赤裸裸的树木的枝丫在寒风中抖索、哀鸣。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偶尔出现行人，也是裹紧了棉襦，揣袖埋头，弯腰弓背，匆匆而行，仿佛要发生什么塌天大事似的，显得那么心事重重，惶惶不安。几只争夺食物的饿狗撕咬与争夺得那么猖狂，叫声那么尖利、刺耳。强者胜了，流着血，弱者败了，血流不止。一个手持铜符的驿使扬鞭催马，从远处奔来，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卒一边放着吊桥，一边无可奈何地摆着头，喃喃自语着，“看看，连过三次了，定是军情紧急。唉！什么时候才能过安稳日子哟？宁作盛世犬，不为乱世人啊！”

城门右侧是居民区，房屋多为土墙草顶，茅草在北风中满天飞扬。居民区正中，有一座落在夯土台阶上的三合土建筑。屋顶为悬山式，茅草覆盖，屋脊和天沟处有少量的筒瓦。屋外天寒地冻，屋

内却暖洋洋的，一个大火盆置于正中，火盆中木炭燃得正旺，炭火暗红，偶尔冒出一缕淡淡的、透明的青烟。围着火盆席地盘腿打坐着四个人，一老三少。老者看上去八十有余，发白如银，面部红润，精神矍铄，眉宇间的线条显得坚毅、古板、倔犟。虽然前门缺几颗牙齿，声音却很宏亮，吐字也很是清楚，“……众位徒儿，自我兴办私学以来，天下刀兵汹汹，没有一天安宁过。大国争霸，弱肉强食，连年战争，民不聊生，堪称历史上最乱之时。秦国自商鞅变法，提倡耕战，由弱变强，今已兵精粮足，为关中首富，是秦能够攻伐六国的主要条件。今秦已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战略，灭韩，又灭赵、魏，我以为这决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灭六国诸侯，成帝业，统一天下。九州不应当分而据之，应当统在一起，一国一治。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不可逆转的。我故而断言，不日，齐、楚、燕即可被秦所灭，中原之地非秦莫属。”他有意提高了嗓门，“看来这淮阴一隅不日就会被战火吞没。一旦我的预言变为现实，此地将刀剑相碰，戈矛相击，血流遍地，尸横遍野。望你们面对这种暴烈从容不迫，见义勇为，而且要忍辱负重，决不可趁火打劫，做出卑贱小人之事。莫忘了自己是个人，受过我几年教诲的人。”他扫了一眼三个徒儿，卷起简策，看样子要结束功课。

“师傅所言极是，俺当谨记于心。就教于您老三年，当做出英雄业绩为报。常言说时势造英雄，乱世之中定会英雄辈出，俺定要用其所学，工于心计，做出一番让人刮目相看、轰轰烈烈的事业！”

说话的是那个面黄肌瘦，眼睛不大，却极为有神的孩子。这孩子虽然如同火柴杆一般，神态却很是清和，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不亢不卑，落落大方，无半点窘迫和忸怩之态。与那干瘦的个子，布满菜色的脸，刚满十二岁的年纪极不相称。

师傅满意地捋着长髯点点头，双目中溢着赞许的光，“韩信，你很有志气，不过要干一番事业是极为不易的，需要拼搏方能成功

啊！”

“师傅放心，俺认定的路就要走到底，遗憾的是知识浅薄，还需继续听您教诲方能在拼搏中取胜。”韩信望着师傅，似乎发现师傅有弃教的迹象，心中升起了一阵怅然的感觉。

师傅正要开口说话，听见另两个徒儿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由地叹了口气，严厉而又无可奈何的目光射在这两个徒儿身上，意在制止他们的不规。两个徒儿交谈的兴趣正浓，完全没有发现师傅的神情，继续拉扯着。

“好个韩信，竟想当英雄，怕是穷极了说胡话吧，嘿嘿！”滚圆的二旦对韩信既羡慕又嫉妒，向身边的那个细长个子嘲弄地挤着眼睛，“赧赫，你说的是吧？”黄嘴角上露出了一缕嘲讽的笑。

“可不，不嫌臊，没撒泡尿照照。前日挨了王屠一耳光，你猜他怎么着？捂着那肿起来的腮连个屁都不敢放。”赧赫那滴溜溜转的小眼睛调皮地眨动着。

“我咋不信呢！那日我与父亲乘车郊游，眼见得韩信被人摔在地上，脸上都擦破了皮。”二旦伸出了一个指头，指着韩信的左脸颊，很是开心。

赧赫煞有介事地悄悄伸长了细细的脖颈，“嗨，一点不错。”他伸出了两个指头，“别忘了再给我点钱币一用。你爹腰缠万贯，你是他掌上的明珠，尽向他讨要无妨。”

“去你的，又向我伸手，你算过没有？欠我不止这个数了吧！”二旦伸出了十个手指。

“这次你可是早说好了的，就再赏一次脸吧。”赧赫近于乞求了。

目视无效，师傅的脸绷得更紧了，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二旦，你与赧赫私语何事？”对这两个徒弟，他没少用心思，却很少见效。他愠怒地质问着，却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似乎已失去了信心。

“师傅，我没做什么呀。”二旦若无其事。

“师傅，俺俩什么也没说。” 贲赫有些惶恐。

师傅怒形于色，厉声道：“不争气的东西，看我白白浪费了这三年的口舌！二旦，你仗着家中富有，不学无术，自欺欺人，又不思悔改，以致成了如今这等样子。贲赫，你天资聪慧，不思进取，不想你父母辛勤劳作供你读书之苦，整日里随二旦胡为，让人寒心啊！”他痛苦地闭上眼睛，许久才缓缓地睁开，自语道：“我姚端一生治学，没想到老来学门不幸，出此不肖之徒！”

二旦向贲赫做个鬼脸。猛然间发现姚端的脸转了过来，急忙换了一副痛心疾首、改过自新的嘴脸，“师傅，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我敢发誓，若再有不规，来世变个大王八！”贲赫仰起头，双手比划着。

“人若无志，发誓又有何用！你俩与韩信相比，乃天渊之别啊！”姚端将目光转向韩信，爱怜地在韩信的脸上端详着。他已看定，韩信思维敏捷，又能受苦，功课极佳，将来一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一旦成人，有适合他的土壤和气候，必会成为力挽狂澜、处惊不变的风云人物。他唯一感到不足的是韩信学道不谦，伐己功，矜己能。他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他改掉这一毛病，韩信表面上有所改过，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这一毛病越发重了，只不过受环境和自制力的约束，很少暴露罢了。

听了师傅对自己的赞赏，韩信不无高兴，尽管表现在脸上的是秋水般的平静，心里却不无自负。他咽下口唾沫，“师傅过奖了，俺天资迟钝，又受家境拖累，并无大的长进。若说稍有进步，全是您老苦口婆心，不遗余力教诲的结果。您老知识广博，有教无类，再无能的人也会有长足的进步。”

“韩信，你自幼丧父，家贫如洗，全靠你母亲替人浆洗为生。你母亲用血汗供你读书，以致筋疲力尽，卧床不起，真是难能可贵。”姚端感慨地站起身来走动着，“你就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苦读寒窗，胸有大志，老夫甚为满意。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旦做出成绩，万万不能自满，甚至有其它邪念。要自信，却不能自负，要

坚定，却不能固执。满招损，谦得益，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至理名言。”他言犹未尽，“还有，要记住《孟子》中的那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有心中时时想着百姓，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有了百姓的拥戴才有社稷的安定。所谓君为轻，并不是说看不起君主，而是在做了君主或臣属后，要将自己放在百姓的后面，老想着自己不如百姓。人生在世，草木一秋，谁不想富贵荣华，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却决不能将这些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

平日，姚端虽然也讲做人的道理，却从未如此长篇大论，意味深长，韩信暗暗问着自己：莫非师傅真的要弃教吗？果然，姚端说出了韩信最不愿意听的话，“明日我要离开淮阴，前往齐地寻黄石公，求取《太公兵法》，这是我的宿愿。我已八十有五，再不实现，怕是没有时间了。若途中顺利，月余便能回来。你们要好生温习功课，待我回来后应对。今日天色不早，天气又冷，散学吧。”

韩信心中很是矛盾，既想师傅远走，得到黄石公所著的兵法，自己也好一饱眼福，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然而，他又耽心师傅的身体和自己中途辍学。他看看姚端，想说什么，但仅是嘴角微微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二旦和贲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急三火四地收拾起简策，准备逃出这个使他俩不愉快的世界。猛抬头，碰到了姚端那愠怒的目光，便回避着，蹑手蹑脚出了大门。

“师傅，俺回家了，你老还有何吩咐？”韩信站在哪里，目光中充满了对姚端的留恋之情。

“你母病卧在床，需要照顾，快回家吧。”

韩信向姚端深深一揖，正要向外走，姚端又将他喊住，“这些钱你带回去，为你母亲买点药和吃食之用。我本当去探望她，无奈行期短促，需要准备一下，你就代劳了吧。你母亲在艰难之中供你读书，是很难得的，你应当很好地孝顺她。”

“为俺能成材，您老多方接济，叫俺感戴不尽。俺若日后能飞

黄腾达，定当厚报！”

“咳，这是哪里话来。助人一臂，人之常情，若求报答，岂非为人不齿？况且你是我的得意门生。我接济于你，是因为你需要接济，并非为了索取。只要你不忘我的教诲，成为有用之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走之后，你要守候于你母亲身边，精心服侍。寻暇将诸子百家温习几遍，特别要精心研读《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若我有幸得到《太公兵法》，定会教授于你。若不能成愿，甚至因故不能回来，你要好自为之，继续苦读，锲而不舍，决不可荒废学业，前功尽弃，更不能沽名钓誉，早露头角。待胸有三韬六略、诸子百家之时方能涉世。人怕的不是万般磨难，千般之苦，怕的是胸无大志，知识浅薄。你当谨记。”

“师傅德高望重，身板硬朗，到这般年纪，还不辞劳苦，求索不辍，定会一路顺风，胜利而归。”韩信话语顺畅，心中却凄然悲凉，不禁暗暗为姚端祝愿。

姚端心情沉重地望着窗外。他舍不得眼前这个令他心潮激荡的翘楚，也为此次远足捏着一把汗。他清楚地意识到，此去齐地，等待他的不是舒适和恬静，而是艰难和困苦，说不定会倒卧在异乡。然而，对黄石公的崇拜，对《太公兵法》的梦寐以求，却又使他不顾一切。他对《太公兵法》很是推重，苦于黄石公周游四方，身无定处，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昨日，有人告诉他黄石公在齐地荆阳埠作茅授徒，他喜出望外，决计顶狂风冒严寒，宁愿吃尽人间之苦，也要实现终生之愿。好在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说走就走，心中便坦然了许多。他转过身来，用“但愿如此”作了对韩信衷心祝愿的回答。

拜别了师傅，天已黄昏，风停了，却更冷了。韩信衣衫单薄，经不住这冷彻肌骨的严寒的侵袭。他缩了缩脖颈，抄起了手，一路咀嚼着师傅的教导，思念着病重的慈母，迈开了脚步，向人称百草王的郎中家走去。他是百草王家的常客，用不着过多的乞求和寒暄，便买了三包药，将剩下的钱攥在手里，直奔家门。

这时，狂风又起，比白日里越发气盛了，直刮得飞沙走石，天旋地转，天宇间成了一个激烈而又混沌的世界。他趑趄趑趄地顶风而行，好不容易才走近自己的家门。路边，一棵锄杠粗的小树被狂风折断，那咯咯吱吱的响声如同响在他的心上。他预感到了什么，一阵惊慌，没命地扑向那熟悉的家门。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两间木架结构的茅屋因立柱已不能承担屋顶与房檐的重量而扭曲着，时刻都有倒塌的危险。木板单扇门大开，晃动着，吱吱扭扭地怪叫。屋内墙壁斑驳，烟熏火燎的痕迹浓重。摆设极为简陋，靠窗有一呲牙裂嘴的木箱，木箱上放着一把粗糙的斜方云纹壶。东山墙上挂一把古色古香，镶嵌着花纹的长剑。剑把上嵌着一个银制的“韩”字，闪着白灿灿的光。墙下是一极不规整的木榻，没有屏风，没有帐子，光秃秃的。榻上侧躺着一个骨瘦如柴、面部苍白、奄奄待毙的老妇。老妇一动不动，看上去就象一具硬梆梆的僵尸。榻旁的几上的陶罐半歪着，罐口靠在那只缺边少沿的粗陶碗上。从陶罐中流出的水已结了冰。木几下的火盆里，木炭早已燃尽。冷风从屋门口窜进来，毫不留情地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撒泼着，使这个本来应有温暖和爱抚的家，成了一个与门外无异的严寒的世界。

韩信扑了进来，他高擎着那三包草药，惴惴不安，又激情满怀地高喊：“娘，又有药了，您老的病很快就会痊愈的！”

没有反应，回答他的是怒吼的寒风，满目的凄凉。娘卧床后，他想留下来侍候，娘怕耽误他的学业，说什么也不答应。恭敬不如从命，他只好去听课。今日上学前，他发现娘病情好转，不仅脸上浮上了红润，而且还吃了一碗稠粥。他喜不自禁，比以往都早地来到师傅面前，岂不知这是娘短暂的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这时，他联想到了那折断的树，大开的门，不由得喉头堵塞，眼前发黑。他踉踉跄跄地扑在娘的身上，颤声地呼唤着。娘终于吃力地睁开了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缓缓地伸出了冰凉枯槁的右手，将他的手攥住，断断续续地说：“孩子，娘怕是不行了。”声音抖动着，极其

悲凉，有着对生的希冀，对死的怕意，对抛弃未成年的儿子的自责和内疚。

“不，娘不会去的，不会去的，俺不能没有娘啊！”韩信提起手中的药包，“师傅给了俺钱，你看，这是俺给你买的药。你会好的，会好的！”与其说是安慰娘，不如说是对娘生命不息的追求。

“孩子，寿数天定，娘气数已尽，什么灵丹妙药也挽救不了。你爹下世得早，我又要离你而去，什么也没给你留下，娘对不起你和你那早去的爹……”娘摇着头，似乎想在这弥留之际将要说的话一古脑儿全倒出来，不料一口痰堵住了喉咙。韩信边捶打着她那瘦骨嶙峋的背，边说：

“娘，你供俺读书，教俺做人，费尽了心血，留下的财富是不可计数的。”

娘吐出了一口浓痰，“我走了之后，你要折节攻读，万万不可与那些纨绔子弟和地痞流氓为伍。人穷要穷得有骨气，有了骨气，就有进取，就能出人头地，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她停顿下来，喘息了一会，“你的师傅姚端知识渊博，为人端正诚实，疾恶如仇，对你呕心沥血。你若能成名，决不可忘记他，要视他 为父，你要继续求教于他。唉！只是你年纪还小，又无亲戚朋友相携，日后定要受苦。苦不可怕，怕的是无志。若有乞讨苦读之志，学得一身本事，干一番大事业，我也就瞑目了。”接着是一阵嘶哑的咳嗽和嘴角不停的抽动。

“娘，你放宽心。”

“好……好孩子，岁月无穷，人生短促，你……你要……”娘松开了他的手，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他不相信娘就这样离他而去，他忘记了天地间的一切，声嘶力竭地哭喊着，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打湿了娘的枕头。儿子的呼唤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力量，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的母亲竟悠悠苏醒，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嘴角抖动着，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却一个字也未吐出来。硬撑了一时，便被拉进了死神的怀抱。那脸痛苦

地扭曲着，显然还有许多事情放心不下，心中留下了许多遗憾。

韩信懵了，痴痴地，到了木然的程度。兀地，他扑在娘的身上，撕心裂肺地哭起来，那哭声压倒了一阵猛似一阵的寒风。他毕竟还是孩子。

他本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有着童年幻想般的憧憬和追求。他做过许许多多的梦，那梦境是飘渺的，甚至是怪诞不经的，却都是甜的。次日，他总是连说带比划地将梦境说给爹和娘听。虽然语言贫乏，吐字不清，爹和娘总是专注地听着，还不时地发出一阵阵赞赏的笑声，有时竟笑出了眼泪。

爹叫韩义，长得细弱秀气，似乎有些女人的气质，虽然斗大的字识不得几升，却聪明过人，颇有心计。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二八七年），经人推荐，至建都在巩地的东周任御仆。他勤于治事，很有计谋，甚得东周公赏识。东周公手下有个司徒，看中了韩义的才华，亲自做媒，将女儿许配于他。二人恩爱相处。后来，东、西周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权利争夺更为激烈，各路诸侯虎视眈眈，大有灭二周之势。周赧王名为东周的天子，却寄居西周，使东周面临被灭的危险。韩义向东周公分析了岌岌可危的形势，建议重订国策，由周赧王回巩主持朝政，东周公大怒，将其撵出京都，永不录用。韩义并不后悔，坦荡荡携妻归里，在已经传了两代的房子里住了下来，过起了饥寒交迫的农家生活。经济的拮据，生活的困顿，并没有使这对夫妻屈服。二人始终如一，虽在艰难的境地中挣扎，却自得其乐，互相安慰，你恩我爱。几年后，韩信在一个风雪交加，寒冷异常的冬夜里呱呱坠地，为这个家庭注入了新的生命。韩义尝到了做父亲的欢乐和幸福，曾不止一次地许愿，以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培养儿子，不料天不遂人愿，正当他被儿子的聪明伶俐所陶醉的时候，一场瘟疫夺去了他的生命。自此，韩信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愁云残雾笼罩之下，在风雨飘摇的窘迫之中，凄惨地生活着。生活的重担虽然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却强撑着多病的身子，为人浆洗度日，维持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韩信九岁那年，她的病

情加重，但她还是决计送韩信拜师读书。姚端在淮阴城的师傅中名望最高，学识最广，教授颇为得法，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韩信送到姚端门下。姚端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血气不足，身子还有点佝偻的韩信，如同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热情地将韩信收为徒弟，不仅免收学费，反而经常接济她们母子。师傅的关怀，母亲的操劳，韩信看得明白，便刻苦自励，潜心学问，将天资与勤奋结合起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因而被姚端视为难得的高徒，熠熠生辉的神童。

夜，悄悄地降临了，天上没有月亮，浓重的夜色吞没了人间的一切，也吞没了这个不幸的家庭。

韩信啜泣着，为母亲合上眼睛，擦去脸上的污秽，然后潜意识地向上天走去。他抬头看看天，天象灌了铅，阴沉沉的，将要孕育着一场大雪。

枝秃桠裸的枣树在料峭的寒风中抖索着，倔强地抗争着。这棵枣树是他四岁那年在母亲的指导下亲手栽下的。他为它浇水、施肥、除虫，今已高大挺拔，伟岸苍劲。记得母亲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枣树、枣树，早日建树，盼的是他早日成材，成为如枣树般高大魁伟的，硕果累累的男子汉大丈夫。父亲在世时更是如此，记得他五岁那年，出城玩耍迷了路，经人指点后回到家里，一眼就看见父亲在抚摸着刚栽下一年的枣树叹气。枣树第一次硕果挂在枝头的时节，母亲因父亲去世造成的悲痛和沉郁的神情一扫而光，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是一个月夜，天气晴朗的月夜，母亲在树下焚了三炷香，在缭绕的香烟中轻轻地，发自内心地唱了自己填词的歌：“家贫兮自乐，茹辛苦兮心甜。盼望子兮成材，若此枣兮硕果。”歌声并不美妙却深沉有力，表达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期盼，给人以动情的振作和向上的力量。如今，母亲未等到她期盼的那一天就走了，与他长别了，那歌声却留在他的心里。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也想到了茫茫的征程，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力量的微弱。他抚摸着枣树，又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在冬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爹是个不苟言笑，说话算数的汉子，与他那文静的长相极不相

称。自从归里，便发誓不问世事，亦不结交。在人生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携家人艰苦跋涉，即使摔倒甚至摔得很重，也决不让外人拉一把，这样，失去了朋友，加之岳父母已死，又无内兄内弟，唯一的亲戚也消失了，门庭相当冷落。母亲曾经对父亲近于乖僻的性格提出过异议。^②记得父亲惨然一笑，说出了几句很有份量的话：“当今之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富者宾客如云，门庭若市，阿谀奉承者不请自至，穷者人多避之不及，门可罗雀，世态炎凉。我无权无势，一贫如洗，谁肯光顾？就连昔日的好友都躲避于我，如此世俗的偏见，怎不让人不寒而慄？还是上不巴结，下不践踏为好。”母亲信奉父亲的哲理，整日里埋头劳作，闲暇里教韩信认字，从不与人交往，韩信想，如今用人之际，帮忙者只有师傅了。他更加悲痛，哭声大起来。惊飞了枣树上的乌鸦。

天上划过一颗流星，转瞬即逝，接着樵楼上梆锣声响，已是二更了。

“我……这是怎么了？哭有何用？还是求师傅帮助，将娘埋葬吧。”他恍若做了一个梦，抹着眼泪，转身向师傅家走去。还未出天井，他却停住了，他不忍心惊动年事已高，明日又要远行的师傅。他要独自一人处理母亲的丧事，将娘埋在一个高爽宽敞的地方，然而，茫茫大地，仅脚下这六丈见方的土地属于自己，手中又没有买场地的钱，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他失望了，却不甘心，挖空心思动脑筋。兀地，他眼前豁然一亮，“这天井不就是我心目中的母亲的安身之处吗？”这里原是一个长二十余丈的高墩，是城内最高的去处。听母亲说，爷爷在世的时候选中了这个高墩，便在此盖上房屋住了下来。今高墩周围已有几千户人家，若战火熄灭，百姓安居乐业，定会人丁兴旺，住户增多，置几万户不在话下。他毅然回到屋里，从榻下翻出那把栽枣树时~~用过的~~铜镐，在枣树下刨起来。冷冬数九，冰冻三尺，一镐一个白~~洞~~，三~~镐~~一簇火星。莫说一个瘦弱单薄的十二岁的孩子，就是一个~~虎~~气~~旺~~如牛的赳赳武夫，也要颇费些力气。然而，韩信却用对母亲的~~挚爱~~创造了奇迹，尽管他挥汗如雨，

筋疲力尽却刨出了一个长形的坑。他歇息片刻，拖着软绵绵的双腿来到母亲的身边，想将母亲埋葬，却又舍不得母亲离去。回想着娘在世时的音容笑貌，抽咽不止。

“总不能将娘这样凉着，还是早早打发她老人家与爹团聚为好。”听着谯楼上送来的天交五更的梆声和锣声，他恋恋不舍地将母亲用那床补钉摺补钉的被子包好，用尽平生力气抱起，向土坑中挪着步子。若在平日，不用说这么沉的重量压在身上，就是再轻，他也难挪半步。但是，他却一鼓作气，将母亲抱到枣树下，放进土坑中，然后将那药包作为陪葬物放在母亲的身边。“不，不能这样，娘在那边是不会生病的，决不会的！”他就像被蝎子螫了一下，倏地将药包提出来扔到一边，回到屋里，拿出了爹那把心爱的铜剑。这把剑很长，是东周公在爹得宠时赏赐的，是爹唯一的爱物。“爹临终之时将剑留了下来，今娘要去了，让娘把这剑带给爹吧。”他将剑放进坑内，却又拿了出来，“不，还是留在身边作个纪念为好。”最后，他决定将那支用上好的兔毛做成的毛笔和写在竹简上的那首诗送给娘。这支笔是母亲给他买的，记得那回娘给人家浆洗回来，高兴得孩子似的，“信，你猜娘给你买来何物？一支笔，上好的笔。娘用了一日的工钱买来的此物，你定会喜欢！”他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将从竹管里取出来，挥笔写了一首诗：“笔兮笔兮，上之上兮。用兮不辍，人上人兮。”娘看了，将他抱起来，还吻了他的脸。如今人去物在，徒有伤感，抚摸着母亲吻过的地方，将笔和竹简放在母亲的枕边。“娘，你走吧，你不寂寞，孩儿就在你身边。待俺事业成功，定要重新安葬你和爹。”他这样说着，用剑掘着冻土埋在娘的身上。

不知谁家的雄鸡一声长啼，天快要亮了，枣树下出现了一座新坟。韩信也因悲痛、劳累过度，趴在坟堆上昏睡过去。

二

韩信醒了，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被冻醒的。他捶打着麻木的